

扁舟襟憶

萬恨天待者稿

乙酉秋試金陵又報罷廢耿返海上枯坐斗室意思：若有失  
家人解事每深夜檢小紅火爐出宿雨水貯自焙玫瑰茶手自  
煎候蟹魚眼過舉磁杯相對酌話瑣：絕口不作慰藉語心  
甚安之又以善見外人故罕他出倦則高卧有時及午仍不起  
向於風清月朗時執洞簫作鳴：聲忽觸所悲仰天長歎轉念  
失意反可縱情遊亦良得信步話徐姬話別來况况相對凄然



徐吳人字蕙仙年二十吳從海上諸校書游性稍冷以此多不  
合飄零感日不能釋與余獨投契；且深有相從意惜措大不  
可遂知余北愛觸其悲余亦不可仰侍兒阿金聰慧解人意亟  
口勸始止

阿金亦吳人年才十六貌中人而宛轉如人意父習老君術不  
足贍其家金漸長性又慧結束作伎傭今年春始依徐頗相厚  
六月余還自寧造門訪金先她出一見即甚相熟話余往日事  
甚詳余轉不可解她為言小妮子早謝君於畫圖始憶去冬寄

小影事因此更知她之念我深金亦作飛鳥依人狀態；不忍  
去踪迹遂日益密

夢月生自其鄉來訪余以失眠故卒未起；則留字行生本魯  
人生長廣陵其先世皆官此因家焉少小岐嶷異常兒多病且  
咳血不能竟所讀納資作小官非其志居恆常鬱；甲申秋初  
見之吳門未幾皆別去余以今夏自寧返生又從吳門來作十  
日聚稍；道肺腑因訂交焉

夢月生假居城北去余居五六里滬濱海潮風較他處早余畏



寒且艱徒行乃不常相見生戀余隔日必過談余往者蓋三之一焉生略責余懶夏相約間一日互往還見則品昔人書函烹苦茗對飲或不談時事有時作狹邪遊消客洵滬為風日藪然不數見當意者生見与余同

夢月生身頗長年甫逾冠蓋以美丰姿青樓見之爭心醉鮮不欲交惟生殊落然鍾情甚即不合亦不作忤人語惟与陸姬善姬色藝冠北里年尚稱童衣素笑態態可掬生屢假其居宴友人薄醉論心緒緒容至不可捨生初號瑛雲至是愛今名蓋

姬小字月舫也

余初見夢月生竄其能詩索其稿堅不出余亦不復強及別去又以為憾生自山左回論及前事亦容曰余之詩道情耳曩与君初面深恐貽戮者矣今則交漸深敢不獻計必不軒渠尚為我討論之余唯袖中出緋桃箋書七律二章別友云九月逢君東海濱班班兩鬢困儒中相形都是知名士此別應無不老人淪落誰憐龍在野浮沈言歎德無隣曉風送客江南去好把新詩寄秋頻尚旋過烟臺登輪船云故園今喜未衰還七載飄



零天地間滾：波瀾達燕域森：樹木接荆蠻潮聲帶雨朝歸  
海山氣吞雲夜入關少小縱橫十万里凌風高唱大刀環風致  
清絕頗違所聞

次日替月生偕其兄瘦吟生來且言將去吳門索詩為別余今  
崇抗走塵俗興致蕭然春向自廣州渡海赴潮郡過湘子橋謁  
韓文公祠攝西湖山頂瞻落日暝鵝噪天半村樹掩映与萬溪  
山色作畫圖胸際悠々頗觸詩情然卒不可得問賦一二句貯  
奚囊今并失去予既索之堅且復欲別勢不可無詩然羅隱無

名劉黃下弟縱成長句恐不能過字愁也乃次均贈之曰翩然  
重見大江濱想起塵縞代拂中小別竟將成老者和逢還是未  
歸人莫嫌百里羞為宰但有千金價買游此去吳門又惆悵好  
申舊約寄書頻致自江南鍛刃還此身深愧落人間竟無好事  
陳知己更少新詩付小戀一室琴書消晝夜三冬風雪臥鄉關  
逢人怕說曾游藝十載東西悔轍環

瘦吟生性和易与人交呼色始終無所愛以是人樂就之少孤  
甫十齡遵先人櫬回成山途詰崎嶇了無所苦及抵境父老咸



生憐嘖、稱孝子遠途遇盜不知懼盡所有以贈盜大感動漸  
謝去人益以為奇生長淮揚習葦艇事遂入資聽鼓羊才二十  
餘當事試其才謂可用以是時捧毛生檄白當諸務亦能盡其  
職好為詩秘不示人或族亦罕見夢日生嘗搜敝篋得龜句不  
多可記記其山行云山橫翠靄疑無樹鏡隱前村知有樓寫景  
入畫筆亦清健佳句也有時作治遊落、少語亦不苟矣若輩  
往、椰榆之伴不解意詢可謂日中無伎矣  
夢日生酷嗜余悼沈姬詩出精筆素為錄其全反面已蓋就則

巡腸草解語若各種殊有致生就廳事卧候余書未久呼、然  
睡聲作矣余不忍拂歸兩半樓振筆書半响遂成詩作於廉州  
萬里瞻天頗有異域感用是聲定悲詩曰爆竹驚傳極崇華飄  
飄琴劍滯天涯那堪更有傷心事一紙執書報落卷以妨福慧  
總難全似此收稍剝可憐三尺紅羅人萬世幾多遺恨到重泉  
記得相逢未嫁時曲中幽恨倩郎知含情細說青樓夢愁煞江  
南杜牧之阿儂二病夏二愁皇鑑家山浪暗流斜倚薰籠人半  
睡已聞暹夢過秦州夜闌為我洗金尊比韻蕭、靜掩門却為



含羞無一語故教小婢替畱鬢聞說家書久不來四行清淚漬  
妝臺關心依向為人問一日柔腸轉幾回頻將心字細香燒金  
屋何時貯阿嬌生怕秋風便指棄要盟曾記贈鮫綃於寵由來  
是性成否縱鬢笑見真情回頭忽覺簾波動依勸檀郎且禁聲  
清高拚与俗情乖冰雪何慚比素裳頗憶夜深人去後圍爐沉  
秋說聊參佳節忽一報試燈晚妝初就月初升生平怕見團圓  
影爲恨應參最上乘忽驚惜別賦驪歌到此痴情倍覺多素秋  
當年行看子忽畱小影伴霜娥三日歸來恨未逢入門空憶舊

時容小鬟爲報春消息已逐香車去此峰又去東萊賦餞春夜  
深幾見夢中人醒來獨撰藁芳志曾倩霜毫寫洛神光含容易  
已秋初重向平凌暫駐車一失故人各無恙並肩同看白苧蕖  
窄：弓鞋五色齊鞦韆親繡鳳履語聲有意重待贈教認脂  
痕然粉沈幾回香焚繞巫山一宿郵亭恨秋煙小別竟成千古  
恨當年深悔負紅顏望譚夜奏大明湖鬢影老光入西園負看  
雙星頻避客低聲四字喚檀奴秋風催我走長安每問行期淚  
已彈怕聽陽關三疊曲醉扶邊去夜初闌馬首無而不向東曹



將心緒託征鴻遙知書到臨邛日定為相如唱慙公還舟海上  
說朝雲豔事頻經報細君也有風人膠木意問郎何以荅殷勤  
金高城內雨霏：尺幅遙傳慰渴飢聞說隋鴉鴉彩鳳強無聊  
賴賦子飛自分侯門似海深音容惟向夢中尋芳魂不復嫌蓮  
盞也珠江訪素心夢醒淒涼頓不堪竟傳噩耗到天南佳人自  
古多蕉萃恨事還當向碧藍酸風苦雨透疎櫺思憶齊烟如點  
青莫怪情痴：似此惺：千古惺惺：書既成生亦推枕起揉  
雙眼讀未竟淚痕竟點：下亟亂以他語始列去 到

劉妝樓之東廂儲年來所得書參差不齊洵意取讀設榻一几  
一几之上陳古玩時花種小盆間以石菖蒲旁列舊帖十數種  
古色香動人恣興至則臨池紫置白蓮女史眉子研女史夫為  
羅兩峯硯腹刻女史像兩峯繪并鑄石質頗潤且易得墨甚寶  
之紫左右置天然椅二倦則臥其上室人繡事畢兒下學姪兒  
女相將束室小人且多疑之擦襟袖美語聲思逸思續顧之樂  
頗恨苦奔走時負此好境竟棄棄散諸兒乃得卒讀因額之曰  
兩半樓取先丈夫半房兒女半房書詩句意用舊宣紙自為書



四圍植以木絨，裒其上懸之。

廉州在南海之南，附郭邑為合浦，瘴雨蠻烟，村落迷離，難遍視。白楊蕭蕭，時作邊聲，多鷓鴣一弄啼，向人羈旅感，不復可遇。余於癸未客其地，往且一年，時出西郭，詔海角亭，吊坡老，痛飲返。興猶未盡，入城北，經漸管叢竹，出其旁，行濃雲中，半里許，達東坡故居，廳事不甚多，前有池，寬不過數丈，長約里許，芙蓉葦葦，實其中，民婦坐小盆，摘其實，棹歌出沒烟水中，頗耐聽。回憶東坡謫此時，興致當亦不過惡，因撰長聯，用銀杏木榜柱上，聯曰：

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公負一時，竟未死丹心，猶戀潮鐵板銅琶，魂兮如在，我東千載後，且指青眼，獨狂歌。

合浦餞春詩既出，從而和者數十人，人各疊韻，或三四疊，或十數疊，余疊至二十餘次，詩另存，酬唱集以天然和尚以約，此主為最。余曾疊韻重悼沈姬，曰：自憐福慧四全難，墮溷飄首淚暗彈。曾繡紉，火貽社牧，欲同雞犬事，劉安前盟，歷言猶在小別。忽已晉已寒，擬去青齊尋鈿台，天澤無奈滯征鞍，一為尋思，感便多。當年耳鬢慣，漸摩情天淚，洒前紅雨恨，海春深漲綠波，思。



憶瓊筵同竹舍那堪墓草接松坡  
老向秋風傷心者誰伴蕭寥  
子夜歌

天然和尚年才冠髮漸落未三十幾成禿  
每柳髮多少幾可數因以為號藉丹徒  
三世皆官粵乃不復能操鄉語詢家山  
茫茫然無以對屢試京兆竟不第試北  
平泮水亦無分憤棄所業入資得離尹  
回廣州縱情詩酒視鞞板若糞土脫帽  
露頂酣笑淋漓余初見甚相許見五六次  
仍不知為官中人可謂善自晦酷好詩  
有奇氣同客舍浦時與聯句記其二云  
休說人生

聚會難我攜琴相對海風彈  
羊華又逐韶光去君詩酒聊將客  
夢安自是病情空恨別我為多熱血  
故忘寒惜春莫漫傷遲暮君老矣廉頗  
尚據鞍我聞道明珠此地多我遺風好  
向繼碑摩君東來形勢連交趾我南望  
滄溟吊伏波君芳草有情眷京國我飛  
卷如夢落山坡君瞻天万里誰相念  
淒絕當年水調歌我如何默不應從此  
不復為漁父蓋生長粵東廿餘年不曾  
出粵境衣服語言儼然粵人于余與同  
人交責之不一月盡棄前日



狀粵人視之竊：笑不類洵善變矣性甚慧他人長見即思學  
學未久即能神似好讀豔碎詩及各種說部其配東珠色亦能  
詩隴房唱和每至漏三下吟聲仍不休弱女才三齡吟不止不  
先睡可謂佳樂近以食指繁尊甫官味復不濃改習申韓術藝  
且有成欲出而攫大吏財余深惋惜之襟素其佻儻詩教章  
合滿僻處海隅富高賈罕至他郡殊麗因亦絕迹然其聲不常  
入耳際客居頗苦之良家婦偶步出率戴東坡笠四圍幃縵布  
長五寸許五言不可見又謂之遮羞帽相傳製自東坡意良厚

間有單洋布傘者眉目或可辨亦不作避人狀或曰此間若較  
也稍：從上人踪迹其居果不謬茅屋數椽亦自有致解歌唱  
絲肉也奏點者執魚板點小皮鼓登絃梁聲未双跌自然滿酒  
亦不强昵人所見佳者殊不多擇其尤則月梅銀屏小滿：堂  
翠全意味是焉而獨出冠時則何嬌或可應其選蓋流波送勝  
尚解風情且能通官語余嘗假地與同人角飲諸姬環列爭獻  
厥長醉眼視之尤覺穠麗嬌頗能勝酒每飲必先若以此爭勝  
者醉則星眼微斜令人心蕩曾即席疊韻贈之曰誰說天涯遣



恨難銀箏時倩小鬟彈  
筵開一夜聲初起  
室小臨風膝易必顧  
曲慣將檀板按勸觴  
莫使酒杯寒  
玉山不覺頽  
臥去紅袖手扶  
上馬鞍  
最是嬌痴醉  
逸多教郎親把鬢  
絲摩輕衫  
敬颺指香汗  
團扇低垂  
接眼波  
一曲琴心通  
馬座三愛  
月影照層坡  
人生行  
樂休忘却  
莫唱當筵懊惱歌

餞春詩和者至三百餘首  
既成集因爲文以敘之  
曰癸未暮春  
余乘台浦行李甫息  
端憂忽興  
蓋南轅之方窮  
已東君之欲去  
升高皇遠消焉  
寡權仲宣飄零  
空負晨夕  
稼軒悲憤  
太息亂雨

况乎地處烟瘴  
人同遯謫  
訪伏波之蹟  
銅鼓無聲  
過蘇蘇之居  
玉局何在  
耆戀衰傑  
依回古今  
白駒不留  
浪擲夫宗  
司蒼狗迭  
變何心乎  
富貴偶寄  
絲竹無當  
陶寫便焚  
筆硯寧解  
頰愁  
嘻其難矣  
尚何言哉  
惟是既具  
痴情自多  
惜別江干  
憶遠夢魂  
爲勞樽酒  
送禹火木  
減色誦式  
敬之什盪  
期屢左指  
前發之旌  
隱恨靡窮  
憂誠傷人  
誰能遣此  
勉進芳濁  
爲臚長征  
且製短詞  
用排積悶  
嗟乎逸會  
有待于  
萬年慎爾  
前行無忘  
乎奮而新  
詩既出  
嗣響頻聞  
官燭多聞  
各抒慧想  
家山既耐  
同此高思  
擬皮陸之



唱酬張元白之旗鼓未遑多讓翼踵前率畢書司用紀夫事實  
批磚引玉有愧于先聲僕本恨人愁煞落苔流水公當健者當  
懷春草池塘瓜印長留美言時共分箋某副敢曰藏山破愁為  
歡以永夙夜云爾 前字下遺去備字

夢日生讀余悼沈姬詩偃卧兩日不復出余亟過訪執手起謀  
醉于陸姬之為出自製白玫瑰酒斟碧玻璃杯双手奉玉卮夏  
低聲訝以侑之終不尋其確生昵余久之始言曰詩大佳詩大  
佳惜不嘗盡人腸也願縷述其始末余曰不堪提無已請閱其

小傳生瀦起者再即索稿出袖中示之傳曰沈姬本姓吳字竹  
君亦字小香秦之鳳翔人蓋良家子年十五父不能治生產崇  
大祿無以存活鬻女於市轉徙流寓迺及山左沈媪者歷城老  
伎也見而大悅謂可作錢樹子善價致之使从己姓次其女曰  
七兒姬修眉若畫橫波甚清秀外慧中禮纖合度稍經塗飾遂  
空其羣未半年名大噪居常寡言笑落：甚自矜重遇僮父率  
加白眼而擇所當意者則又含情送盼宛轉侑人善病之愁不  
高藥裏每值小極尤覺其妍辛巳中冬余遊歷下尋見之于竹



韻山房扶病遲賓雅相忘悅踪迹既密者戀斯深四情甚融卒  
未及亂嘗與余商量出塵之計又瑣：問余家世及閨中人賢  
否意蓋有所屬也又嘗贈舊羅帕教認啼痕取所繡鞵細余裛  
着而言曰鞵者借也能借若則是如天福郎其勉之壬午秋初  
余將北上走解之日憚：穿衣頻蹙眉痕坐客均勸是夕宴王  
四素仙家姬與王有隙不果往堅約散遂再一別及飲王故強  
之若甚恐余不醉必重過姬處話席間事者連十餘巨爵遂沈  
醉王屬僕肩輿送余回比醒則已衰束成行即變車同輩復促

之恨：去既報罷又遭伯兄喪返海上旋以事去吳門得濟南  
故人書言姬已嫁心焉喜之又言所適非其人恐懣：不能久  
則又轉喜為悲復念既若是可不再作山左行冬十二月赴廣  
州行李初卸忽夢姬來笑言未交顏色頗戚醒而思：若有所  
疑崇事已闌倏及一日羈愁正苦新書適來函未及終竟知姬  
死蓋自縊也去嫁期甫閱三日云追念舊情悲不可遏因賦七  
絕二十四章悼之并撮其崖畧若此憶桃夭薄命柳絮牽情玆  
未成名卿已高世悵前因之莫續抱隱恨而長終泉下有靈尚



應太息早為香君作傳耳芳魂庶幾倩女頻來慰余旅夢

陸姬既與夢可生善生意亦顛倒行期遂中慶復從余識王郎  
見即若舊識相約定三人交王郎與余識七年矣性坦率酒戶  
甚巨相飲尤豪往崇長安市上余四人每共醉之遂話家山則  
酒醒乍別即思見之又無多語而情好益篤生之重王益以重  
余也

王郎家海上余僑此間久竟不識丙子同舟赴天津始畧道  
寒瑄速同若都門往還遂密純孝出天性庚辰冬已啜臘八粥

得書知母病亟欲還時嚴寒積雪滿山弥望平原不復辨路徑  
車馬絕迹思遠切坐臥大不耐來列余屬同至城南出重資賃  
鑿車既訖說即於下午隻身携老羊裘出朝陽門徑去換宗書  
且至言別逸十六日即旅里母病已大愈行當重入都與君遊  
西山余為之大聲叫快之王曾割臂肉瘳親疾慮人見盛夏不  
露體偶於無意中為余見頗觸罔極悲且深愧對焉己卯

王郎介科仍欲試京兆余以甫登明經榜不可偕顧戀之妻戀  
北上期既發行季上番拍余錢之於徐姬處沈醉始登舟余立



河干送良久方別去及明午則又乘言壽恩至夜半秋輩聚大  
不易科名事有命在何必判南北願同作白門遊自是聚處兩  
月餘顧皆無所得余不免太息王則怡然無追悔意其高致  
殊不可及

楊姬桂寶年將及三十漸有風塵感顧奏曲為海上獨步時駕  
箏輿入茶樓登場一曲響過行雲慷慨悲涼名優謝不及門外  
行人趾爭為之停不一刻老弱婦孺集百數十為座上客則幾  
無容足地王郎向好聞歌聲過姬更悅悉時造其居徵姬歌姬

感真賞音每見必盡其長王每語余曰天寶宮人唱霓裳舊曲  
那得不令人悲也

王郎治遊少專意惟善歌者必結教日緣張姬春寶歌僕詞得  
真傳柔聲低唱與絃上音無絲髮間聽之者不復能辨是歌聲  
是琵琶聲惜貌不甚揚年雖穉而有蕭瑟態余戲呼之曰小老  
頗與王郎善王以其侍月桂故每難去諸襄桂良有名然遇自  
視高與人或不合則侵以冷語王故忌而終畏之

朱繡琴海上鷓姬頗深於情肆應固至骨得座客歡一言笑



不妄貼亦如意珠也王郎与之交甚久且善慣飲客於其妝  
閣又慣醉、則呼聲頃刻至體頗沈姬率侍兒三四始扶掖至  
榻上或終夜竟不寤每醉臥姬側坐備茗茗恒達旦不解帶王  
深感之過從為最多穉逸興敢竟未過其居一日姬遇余詢王  
踪斷為道飢渴余念忽他屬未及應曰君獨不念同車夜遊  
申園冒雨遙時情事耶因憶夏夜夢月生駕双車邀余及王郎  
率姬与殊絕塵去回首權場星火離々若不夜天造申園若馬  
西塘向交權復以余等故絮々話家常若親情余偕河金步曲

橋遠鷗舫指點徑旁老坐欄杆上笑語曰安得有此屋貯卿々  
作半世仙人全不覺神往生追踪至且言姬等久候余屬隱覘  
余兩人殊覺太多心同返茗處輿人報東方層雲起漸如墨勢  
不可再留各驅車行甫數里雨師迎諸塗為洗塵繼而衫袖若  
初浣拭未處淋漓盡致矣姬自為余等晾溼衣設勤至夜半始  
各散自令思之猶歷々在目前也

粵回与搔髻生同舟生本貴介而氣味若寒素善談論出一言  
罔不解人頤与余同里同意復甚相投乃共恨相見晚行巨浪



中雖狂風撼舟，中人皆僵，睡或嘔逆，若欲死。余與生則攜手登船樓，散髮仰天，披襟當風，縱談心曲，以為快。有時高唱望海潮，水龍吟，各詞聲入雲際，波濤忽為之殺，舟子顧之不敢多言。恐觸狂客怒，抵海上。次日即過余居，約尋醉。王郎翩然來，詫為意外，遇蓋與生向識於京師，別久矣。且不知余歸過門，姑問僕知余竟已回，是固不期。遇且得過生，愛屬意外事，作合之奇。竟若此，因置酒朱姬處，為余等滌塵，且敘別衷。馬屬改作非外改作中。夢月生知余與朱姬，姬不能問，乃以小陸為王郎撮合，王固無不

可。小陸字玉舫，年僅十三，秀髮眉宇，雙瞳灼灼，有英氣。悉於歲時出入裏袖間，或縱向客，身作欲嚙狀，小膽者奮為之驚。王雅悉憐之，文酒之會，余三人無或為除，與二陸因之，亦日密。

靜安寺在滬城西郭外，約十五六里。古刹三間，漸就頹廢。寺前有湧泉井，噴水若珠，有時潑人衣，作淺碧色。地稍僻，左荒塚累累，草木俱作可憐狀。悲風時鳴，向罕遊人。好事者就其亭，鬪燕、菜、曲、建、僧、樓、陳、設、秦、西、器、具、列、各、種、盆、花、售、清、茗、及、果、點、俾遊者小憩。是謂申園。去者率以馬車，如水如龍，頗快人意。諸姬



每於晚妝初就時但所權賃雙輪翩然偕去或有姊妹老就此  
絮語江外車轍排列成市鞭絲帽影點染斜陽興盡還來則皓  
目一輪又復催人尋醉矣

自西郭至中園之中有味蔬園者為粵東張米和觀察刈業距  
康莊僅數武過板橋及門下車買壽而後入人各輪小洋一枚  
門以枯樹枝幹為之邑若赫登堂僅三間工有樓有平基設中  
西各器壁嵌大玻璃金碧耀人儲茶於壺任茗白斟酌樓之前  
方場一區種規矩草茸若鋪茵百前則為池有小舟可渡由

東偏進遷行路漸高若入山徑有竹亭設石棹一石檣二稍憩  
五進循小橋登土阜達其巔有小閣焉席地無纖塵四圍窺日  
夕多竚廚高與樓並大可眺遠惜無好山作屏幃殊可憾園  
南至此盡折而西過菜園松竹夾道旁襟以梧桐好鳥翔鳴頗  
適意無墻垣編籬隔行人自有野趣堂之東有琉璃屏三向列  
鮮色花半不識名惟穠豔奪目動人悉余偕夢月生王郎作半  
日留生樂甚余顧王郎曰熱陸中竟有此清涼世界行當保月  
大好時携樽乘痛飲一吐半年慷慨也偕生欲出陸姬適為某



客招伯酒未便交詔其侍金寶雅解人意乘暇來絮語和許去  
余等乃攜手歸

金寶強年度寒曲甫三教叠竟能背誦前奏亦無大不合其慧  
有足多者為余誦虞山詞數闕出小紅箋磨墨屬余書耳聽可  
視手揮意會綴於五言並用書既既指壁尚畫幅向其目秉燭  
審視則畫紅樓夢景為一二告之寶好人道此書故囑為講究  
耳是亦情種子惜以金故又恐觸夢可生酸遂索性不復逗引  
矣寶亦能諒之

惡者愛之極樂矣悲斯生世事有反覆人心多變憂苦聲動痛  
子慎毋貪痴情此余感事詩也夢月生來見之嘻然矣并詢數  
日胡不出且為徐姬通殷勤強之去：則金與姬迎于外瑣：  
向日東踪迹且責余移情蓋有向余新結懽於武琴仙者琴仙  
年少長而眉宇帶六朝烟水氣余席間曾有意曾未造所后語  
咏亦非無故余誦空詩以嘲之相與目笑

余既艱步履又不耐作竟夜遊狂返殊苦夢日生深憐之然卒  
不能容其嬾向日仍督責焉一日宴酒肆散逸敬而余持具去



生欲留者再并囑中道雨儻人即乘原車回余既行及東郭蕭  
蕭漸有聲顧思通殊切冒雨徒步及家則襟袖淋漓頗悔之次  
早生來詢起居為言別後殊繫情語至夜半始就枕然卒不  
寐恐苦雨惱余也緒之深情甚令生感

朱姬巧玲吳門舟中女貌姣好工酬應當事嚴前禁杯酒而稀  
運地至海上燕壘鶯巢稍一就理然早佳客冷落感時旋之於  
眉痕夢月生向識之今夏無意過款于詢近狀姬為覲述之暗  
笑聲參半生不能忘情然以陸故未便兼顧分襟之夕姬一聲

河滿痛落君前帝觀者俱為感動余轉念年來奔走羈處生悲  
心偶从他鄉遇故知即不甚投契亦必有戀之情或別各黯然  
為尤甚鬚眉且若此况在中國又况姬與尚有前情耶生

夢月生囊古詩奇氣鬱勃作有芒夏間遊吳門謂伍大夫墓  
悲不復能勝口占二十八字曰讀得蒼生上一坏成山梁丘謂  
坡東羨君高節全忠孝愧然夫差誦霸才余因憶南辰初春往  
武昌登黃鶴樓頂縱目千里胸襟為之一爽俯視晴川閣若在  
幽谷積雪平鋪萬江山色亦為之淡徐行至江邊駕一葉舟乘



風渡聯已達鴟鴞洲泊馬尋禰處士墓以之始見一坏荒土僅  
三四尺地非碑碣幾不可識心焉悲之成金縷曲一闋詞吟之  
曰到此君知否算才名無端幾送此身何有嬰武洲前無人問  
苦傍幾枝弱柳尋片碣荒墳如斗猛聽江聲澎湃起似漁陽怒  
襍風濤吼魂尚在漢江右曹瞞畢是好魁首想當年鴟夷一殺  
還須假手成就才人收場處贏得狂名不朽這往事何苦割  
我亦無家悲落拓對西風憑弔經時久休列古且澆酒  
夢月生詢霧裏看蒼苔余曰有心人也半生滄落正迹及十數

行者利弊洞胸中顧安命不作躁進計且不愿以言干人以故  
罕知名今年過強仕轉恐即沒世乃少出其論議告天下冀其  
言之卒見用即淹蹇不堪惜或竟不知則且求之逸世其用心  
亦良苦余与之交十年故知之深或有謂其成府莫測者余不  
復答久之曰請於縱醉高譔時再領畧若人氣概

余嘗誦紫蕉衫客詞夢日主熟聞之詢其為人余曰客深於情  
熱血多人九斗好男兒也年不滿三十詩詞駢散文章與成一  
家言尤工倚聲曉風殘月不多讓柳耆卿供職京曹常以犬子



賞郎為恨埋首習舉子業冀得當果於令科捷京北覆試冠全  
軍一鳴驚人殊大快事屬函促余北上卒以貧故不即去然心  
向往之一日思君十二時若為余誦也

詩道人奉山陰產生長西蜀之士咸重之揀策入長安無所  
遇遂留居試北平童子軍拔其幟是秋丙子科居然捷再捷  
再厲遂改丁丑名進士計入舉至通籍尚不滿期年上已以前  
重陽而後昔之所謂佳話者似尚不及道又了了無驕色更可  
覘其志辛巳夏余入都主薦侍郎半欲困：或於李笠翁邱壑

矯然異下榻處為先月榭之外為方池蓼花數十叢映水際  
嬌紅欲滴池旁堆怪石或小山對榭作拱揖狀明月上必先過  
余居以故非食雨罔不待窗下或舉杯邀之有時竟投層雲出  
道人適謂選來聚處半載無所文問甚契合或臨水照影凄然  
曰漸不成双矣未幾竟返蜀余亦回海上今夏得重遇別蓋三  
年余時患河魚強病起相与慰籍言將重去京華且即展風輪  
奈尔書寄紫燕初客為先容卒定交秋單取友計無不合語夢  
月生屬記取焉他日幸相逢其無忘



蜀西樵子年少秉殊才  
文摹六朝人得神  
題作畫有野致詩登  
奇氣於道人則張船  
山樵子為南皮節度  
高昱生官中翰苦不  
受束縛節度時向府  
粵東渡海訪優禮居  
之夏傳檄度正南  
粵  
作交趾行事平始返  
余橐筆遊星江中丞  
以官舍同城四未一  
見冬十月過於海上  
話窮踪相與悵惘  
樵子言留滬四十日  
半為江右某校書還  
期今始決子能為秋  
賦詩則大妙余即席  
成五律二送之曰蜀  
樵天下士三絕為書  
詩粵海聞名久江鄉  
識面遲相逢真若夢  
後會定何時明月照  
離別蒼涼立路歧  
忘惜

妙毛羽翩已三十年豈因明主棄  
且任美人憐紅袖能知己青  
衫感昔賢願同一片水相送去西川

余從小石湖生戲悔雲子名夢月生又數向余稱道之惜各南  
北不遂見今年冬悔雲子忽作海上遊夢月生又未去偕造訪  
相與稱大快悔雲老名場將四十年今更捷約明崇司賦北征  
篇余亦不復稱愧對連日皆共醉  
遂話岫雲事忽與生痛哭  
余欲得其詳兩人始收淚嗚咽而逸言曰岫雲崇川伎我兩人  
皆交情悔雲痴我為蕩激產生初見時鷓鴣雙雙鷓鴣髮垂額上



顧慕其略，載之無生好遊大江南北，踪迹幾遍三年而後返耳。過其居，則座上客常滿，門前車馬若水。嘗聞生至，亟寒暄出詢，自亦勉生行。未久，姬已罷軒，來及亦乃瑣。道別來事，与相思苦，竟久不言去，并贈以詩曰：記得逢君日，相思又幾秋。桃潭千尺水，為向惠情不。羊光彈指過，崇日去如流。孰厚無双翼，携龍日。四吟已於上，淚痕依片。桃花色里慰之久，既而言別，又吟曰：君住在城南，妾住在城東。兩心雖不見，一夢却相司。姬向不能待，以悔雲子遊，竟以福生為感。縱軍行曰：聞悅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者，類銷倩女魂，分襟惟一哭，不敢拭啼痕。今則美人已遠，沙吃利生等，重來都傷，雀護悲感，良有由也。

冰岩庵主人，從和名下，士突傲自喜，書法李北海，幾亂真。畫山水蒼澗，澗時手退三舍，讓刻畫金石，尤其長好。梅老有梅花生，墻圖奇致，類如此。三十歲，忽入黃作司馬，趨牙演，意富矣。不類官主人，瞳白眼，不与通半語。往崇余遊吳江，主人初聽鼓，語於逆旅，話十八年交，且言吾休矣，君慎毋思為官。短人氣也。崇為五言古，即賦贈之曰：秋深風雨多，朔氣漸凜冽。扁舟采吳中。



歌起懷孤子，鏡昏夜不寐。酒冷味亦劣，旅館寢無聊。深宵心兀  
輒展轉，寤枕強半寒。如鐵詰朝逢故人，移居勸切：高士吾  
畏友，卓犖人中傑。胸際富古今，眼中無冷熱。有時發高唱，無語  
不奇絕。此身誓許國，不就非所屑。我生多結紲，歌此竅心折。回  
首十餘年，少聚每多別。誰令踪迹疎，耿耿心如結。我來期過故  
投刺字，已減君來學。為言參牙恥，不悅客星聚。一室光怪通宵  
繳，當世習脂韋。舍此矧妙訣，我信此座竟亦為君設。鯨龍屈  
池塘，騏驥困車轍。吁天：不應懲：聲嗚咽，我前為君語。百年

谷如瞥及時，且尋樂毋使人。夫拙制茲時艱，難保身貴明哲衣。  
冠族類殊我輩，羞同列斗室。有千秋，古人可托節。勉君後自勉，  
珍重腔中血。

冰峯庵主所之既不合，掉頭返海上。體弱恒苦病，書畫俱置高  
閣上。有招作狹邪遊，縱情汗漫不半年。病漸愈咄：詫怪事始  
者，朱姬素英曾自書楹聯贈之曰：高人素性難諧俗，末路英雄  
且看蒼朱早負香名。所徑還多車馬貴，客顧時思出塵一日。  
卜牙牌籤得爛漫技頭，不耐風日經捲。所有回虞山洗盞鉛華



往尋故劍竟自愿為農人婦雖不敢決其能終安而意流勇退  
姬識具大知識都主人改而尋飲姬墨蕭亦甚合用奮宣紙澹  
墨書長聯字大約六寸筆仗縱橫得未曾有聯語云妙墨無量  
壽幽蕭自在香姬甚寶貴之

好若生瑤圖為高僧虛谷所繪筆墨冷澹頗與題稱僧藉維揚  
本將問于性癖冷作事大不類世人父責之曰如若所為非出  
家不可次早入向安則頭顱放大光明十萬煩惱絲出而還所  
生和南者遍覽名山以晚年結茅於吳門滄浪亭南菜園教弓

不編籬落興至汲井水自灌溉俟其成摘以自奉仰呈白雲孤  
鶴从頂上過羽衣臨澗若与舊相識伸絃圖其形或作一二怪  
石以自遣甚堪息靜彼族就其旁建邪堂咄咄逼人不可作  
一日留罄所有与舊儒從此不愛返又數年則自黃嶽回掛錫  
海上買書画書若枯槎勝嶽強自喜蓋則神妙不可思議其八  
大山人之流亞歟

冰老盒主以与姚八婉卿善姬面如滿月眼波清若春水巧笑  
有致不作時世妝乍見之不敢誤為此中人其姊倩卿艷如桃



李而冷若冰霜非佳客罕出見亦殊落酒闌人散讀天瘦  
詞詩焚香告天皓然長歎冰奩主嘉其志又忘其靜日与往  
還每与客作文酒會出紙戲署之曰八先生而隱其名与姓見  
則將旒不能休同人均以為奇盖姬向矜重主人亦不苟言笑  
忌之深乃不遑故妝點是固大有緣

天瘦閩主蜀西老名士少秉奇才出一言論議聽舉父老橋舌  
不可下道光己酉登明經第与先大夫為同業出朝試優著以  
縣令官江右卒以狂故去其官放浪江湖嘯歌以為樂早年遊

吳門二姚年甚穉無過向者主人則賞識之異常姬逮後同答  
滬二姚名大噪念主人提唱息向暖驚寒殷勤倍至主人時嘗  
甚敬敬全畫若蘇季子姚竭力緩急之且從不令主人知又頻  
造主人居為之檢札書覓繼句彷彿康成詩婢白髮紅顏這有  
逆旅中疑為神仙者屬主人贈詩甚夥語：心血哀感頑艷二  
姚一一背誦之主人老且病：且死湯藥費及衾郭費用皆取  
諸姚之夏為言于某達官鳩資歸其喪爰觀曰姚姊妹脫釵鈿  
取白送至舟痛哭而逸去嗚呼主人卒世牢騷當事要人避之



悲不及甚且斥辱之卒令其淪落以死姚以風塵弱女子感知  
遇願結他生緣至竟能為子身該事主人主人重泉風雨不甘  
心已二姚洵俠女子哉

夢月生邀作吳門遊余以風雪間身家居苦不靜遂定同行計  
且剋期慮其專恣也已而雙鬟登一葉舟將張帆終戀王郎夏  
作西日留過影相樓聚三人形于畫圖余左而生右就胡床坐  
玉則中立于二人逸神采奕奕今日宿徐陸二姬家聯榻話別  
緒姬等默聽不敢擾且為之黯然信宿而返去王立河干候余

等登舟余等亦各立船頭相向呈影盡始已

陸姬要夢月生影雙照圖但神似生題十二字曰畫中人：中

畫秋与你何時罷出示余并索題詞余為倚鳳皇其上憶吹簫

一闋云薄恨濃愁清才綺艷果並形影相隨記洞房昨夜學

雙眉生怕怨去也留色相好惡相思從今後朝暮暮永不

雙眉仙姿呼之欲起但眠無言悅怡支頰記道聲空重那日

臨收重雲他年情會休再說不此天涯吾和汝難忘勝遊且記

新詞

今所見盧家船上  
老翁差也



再行之次日石尤頻作惡日行不過三四十里殊向、轉思行  
遲去滬似尚不過遠時、動遊思舟以謀什多兩榻外僅方案  
一飲食筆墨俱取給焉襟書十數本無意讀憶觸睡魔也及深  
夜則又不思寐四顧無人乃賴皆寐相與道心曲因不合頗自  
命為瑜亮話以遊情念若輩皆可憐蟲啼矣由人偶能遂其衷  
即無不慙知過感然不必言石鄧誇都麗自信此言可以知其  
深不謂天涯尚有夢日生在

余近多悔心於晝悔遲起於夜悔不寐於春暉秋露悔不逮事  
親於左墳右麓悔不克友于於閨房之樂悔多列於兒輩之讀  
悔失教於風清月朗時悔不竟所讀於名山秀嶺中悔未暢所  
遊於酒博無斤兩分於藝海無尺寸進於天悔未見龍鱗於海  
悔未見蛟市於美人悔多情於友朋悔少聚於夢悔不記於名  
悔所求少之事壯悔之非之事令悔之年來則無境不悔無時  
不悔嗟之哉生其終不能已於悔耶因自号曰悔餘

夢日生知余與徐姬善又以全故恐戀、無已時思有以移之  
遍憶所與遊者竟少其選深夜忽推衾大聲呼余起驚問故曰



得之矣得之矣余憂不可解兼燭左右顧無所見轉詢生曰  
向所言無其人者今竟得之在阿招侍張家就請記余言為  
質於他日余默然徐就衾枕臥

蘇滬相去尚僅三日程亂大利實可減一日今則倍而逸達既  
分居若失左右手卸裝畢僕輩持書入言來自海上下見之累  
累然拆其封則柬鋪數事稍書者傳五河言若見自知之反覆  
思疑必徐姬贈則時姬曾有登舟約并屬金置各伴余婉却之  
次早舟早發改而送至家三人故欲鬥靈思不五寄隻字此意

頗耐想越五日而書至始為道其詳徐可謂深心矣

移日生既別余兩日忽過余居曰仇姬如意竟從西湖回請與  
子偕訪生固早為余言之且約同至湖上遊至是遂不果因憶  
為耘劬子題西湖載酒圖倚高陽臺曰水繞亭臺山當屏幃人  
向名勝全輸兒女英雄千秋傳遍樵漁六橋下飛雙槳酒瓢  
外還有行厨任扁舟消受風光清福何如浪遊算是今生癖恣  
十年踪迹偏未西湖苦憶杭州夢魂常恐模糊桂林高士雲林  
喬喜相逢示我報圖問何時綠柳堤邊同去騎驢耘劬子从惜



廬主人戲余名今年晤海上為言明湖諸故人多念余且言將  
初風義集徵詩及余不敢應也

如意揚州人年十六明眸皓齒談笑風生双眉黛痕尤增媚媚  
習戲曲甚佳妙紅氍毹上作蹁躑舞宛轉聲塵善爭為之心  
醉顛深於情夢月生初見之於蜀園自成而後去造其家作數  
日聚別逸姬即去杭州令娼返若預知生之來也者生愛為傾  
倒每招傾飲盡如意一柄而不名見則驚不少休大有貯嬌  
意惜不能自主甚恨之姬則徵逐河陽尚不知苦也

夢月生教為余言倚雲生才華絕世肝膽照人吳下時髦迥不  
可及泊舟宜亟至其居擬執手相對矣余止得數面既至則初  
移鼻比去廣陵相与慳々冬過張姬阿翠門得一見伊人亦不  
思自過屢以眇睐惹人憐惜双板雲封不能晤對耳張為城西  
百卷冠年過老信而夙致絕佳早秋十年誠不知若何美滿令  
雖非盛時而西行者皆於翠首屈一指女子感時無十年的似  
未為可信也其

余既識阿招名又念夢月生前者之言即欲得一見緣屢屬生



物色其居三詔而後得蓋張航以避囂故移泊虎邱山下即偕  
生徒步行力漸倦適有小舟浮水次乃賦叩頭焉楫櫂者刺篙  
者分前後惜皆女流河身狹束往舟復多久之適得達山塘兩  
岸民居落：可數既過張航家：無人聲僕請造其居破屋三  
兩間曲：始入：房天已暮桂卿扶病迎坐與慰藉余歌坐  
將不耐阿招秉炬入燈影迷尚容光射人翩然坐余側脂香息  
息透鼻觀一再接眼波楚：可憐稍與語覺聲啞：似黃鸝兒  
余又不可耐倚臨江仙贈之曰聞說天台仙洛近凌風飛上天

船竟从此地遇多嬌抵波才一轉生恐已魂銷那愛金樽親手  
奉轉憐豔福難消何須劉阮羨前朝甘心魂與夢長此倍紅橋  
日授生屬為書于壁

桂卿年十四面如滿月眉宇娟秀梳以髻髮鬢：垂額上隅坐  
弄帶穉氣可人色稍亞于招而靜婉与之等航中以侍兒為綠  
葉襯牡丹者名鬥妍麗張航前者幾不支得招而後起近則幾  
幾乎壓倒洛陽矣得人則理招有功焉

夢月生屬桂治酒肴咄嗟立辦樸樽過航中：僅容三四人而



精潔可忘月光照水上船內外又盡然玻璃鎧耀同白晝旨酒  
美肴更迭而至皆出自船稍然絕無烟火氣及增釜聲可謂能  
矣桂棹琵琶詞虞詞招持觴勸飲桂母坐船首盞酒籌余少飲  
徑醉面楚赤生故屬招再進余酒招不前且言曰渠回不能飲  
何強之生忽顧余曰心肯矣否則初相見怎知之深也招羞甚  
強余以三爵即席成水調歌頭紀之辛苦此樽酒戀：說華年  
有情天上明月加意一輪圓說甚風流文采且把悲歌慷慨都  
付七條絃縱醉近來少拚愛飲君前博釐共思緒緒可人憐

料應有限低頭時取鬢花拈莫漫眉挑目語生怕鶯傳燕侶未  
必結良緣便不能真個心怡落柳邊

酒已倚船唇敬風習：波為之興水中月搖：然不復能乞聽  
鄰舟歌管聲隱約似雲際霞柝行且至乃与生欲返桂母屬搖  
小艇送招等出別紫：定再見期及城豈陸則魚鑄初扁返身  
竟來艇去已遠尔罕他乘船乃駕漁舟自水閣入既畢登生曰  
復能倚聲否余曰可因填漁家傲曰十里山塘風月美哀絲寒  
比催人醉弱小青衣深解意肝膽裏多應偷篆紀央字濁酒乍



醒身懶起靈壽容易孤城閉一葉扁舟且睡偷渡失星河歌  
取霜鋪地

再可夢月生夏招飲張勗且作永日遊張以余艱行四人又同  
居城內乃移泊倉橋：在城西南隅衰竹枯楊民居絕少瓦礫  
堆若累：塚既非此則打鴨必不免亦良苦既登舟桂与招僱  
然迎客先逸東出午餐肴不多襟點計十六般式各不同味亦  
各別未幾如意至未過舟吳語聲已先至油座生春風吳堅薦  
張姬喜齡備余飲蓋不知余之意有屬及東果不懽

喜齡東臺人年二十許居吳久遂能操吳音身瘦而長面龐亦  
夏不甚惡惟無定情始嫁某巨賈未數月棄去又從某紳遊亦  
未久嗣交權某者廉將作以長計卒以蕩故絕好於孝廉居以  
金獅巷孤樓一椽雨避風雨琵琶重抱意在擇人然情既不專  
貌漸非昔夏夜行不知休其下場殊不堪設想与如意有葛藤  
如意故時：噓拂之

喜齡未束時招与桂窈：作耳語余欲詢其詳堅不道久之曰  
少頃當自知既而喜齡襲輕裘至妝束翩：西髻綴珍珠花翠



光芒意氣揚，珠自得然自余視之直流帶之烟柳衣飾身外  
物何足動余野人回頭顧阿招裙布釵荆愈形其美面淡：勻  
薄粉髮澤可鑒人無袖倚牆門望之儼一幅白描羅浮圖可知  
妍媸原不在外余與喜齡招能逆料之至是始知私語故

既畢宴招摩挲鬢鬢意若有所動夢月生意取以貽余：視招  
不據接所餘則為二客強取去招欲語而止者再余以是愛不  
欲接誠不忍盡所有生日視余而示招以手中卷招首肯復示  
忻然狀余遂不復辭生固能以意聽者飛雙槳泊蔣家橋冒雨

登如意妝樓生與久繼緒始各散

江夏生藉武陵尊甫官吳門乃家焉弱冠棄舉子業將具鞞版  
登傀儡場顧性懦見人且羞作寒暄語因此卒未計出山余以  
夢月生識其人生亦甚戀余遂定交同宴張氏船生據胡床飲  
芙蓉膏余欲從其後招示以日若甚不願也者余自是不復作  
烟霞想一語勝千百令并此而無之愈令余生感矣

文瑞樓主人家桃李塢其先世皆有資藏書甚富主人坐擁百  
城漾洒自得顧越軸思長歎曰藏書而不讀徒飽蠹何如出問



世俾天下少空疎人遂盡所有設肆於海上同時有三書賈之稱主人居其一次則黃君燦生負慷慨名嗜酒卒以劉伯倫去人多惋惜之又次為駱浩泉粵東岩縣人書法甚精尤善刻石余遊粵慣与之作竟日談殊不易得

吳門風月向分三幫五著謂之蘇幫六朝金粉則曰京幫至明月二分烟巷三日某名之為揚幫秦淮漸現復京幫乃相率返舊巢廣陵向多產粉黛散而之四方者率留戀不肯去姑調較蘇幫固大遜其黠者苦心學吳聲肖而逸已有消為不類者則

又揣摩焉自是佳者爭欲脫揚籍或愛之羞惱為尤甚且怒必罵坐而逸休如意喜齡皆翹楚顧婢學夫人總未全似每共宴文瑞樓主慣以此短之若自謂老眼無花者疑等悖之惡所以報復之夢日生徐曰米始文蕭何如人主人始索之不復作門戶辨米蓋揚州女居滬久且大有名主人向眷之

簷漏自滴孤樓無聲欹枕不眠擁書嬾讀客中之苦今為其尤偶出鬢卷如見伊人長歎對之慙之而卧蓋別招又兩日吳琴目生乘軒東經至余卧榻握手曰大奇大奇余亟問故生曰坐



且取芳茗來潤吾喉方為予言之余奔走以其命若已作而言  
曰昨宵酒欲乾冒雨去張船招聞聲出他顧者再凄然曰若何  
之若胡不借來坐定又瑣：向君居桂毋暖酒驅吾寒且屬桂  
初鵲馬招向不与客同食至是竟忘形意欲通殷勤乃少駭聲  
價食已重申前約而逸行君其何以答之余盡所聞蒙首臥途  
利而後起伸紙書詞則蝶戀花也詞曰薄醉遠來清夢覺苦雨  
悽風都是添愁料乍病懣：魂悄：多情青鳥翩然到宛轉柔  
腸憑爾告為恨重：傳与郎知道竟不能分啼与笑相思兩字

而今要

詞既成余不復能卧里數怒曰君竟以秋為青鳥耶余謝失言  
強之同去道頗滑扶掖而後行默念桂為生所權招待桂亦主  
生而客我今若此喧賓奪主於理大不順及見畧：似莊語生  
他顧則又繾綣焉生熟思殺狀割慈且為余周旋余用是安不  
安稍：聞招已字人反名夫盖范氏名曰齊頤自寶鬲矣皆有  
節甚嘉之且又憐之生適為賦古樂府四章曰有美人兮水之  
涯裙布釵荆兮不禮不華望孫山兮空自嗟荆棘樓鸞兮何以



宜室家云河浩漫兮無渡無航對惆悵兮水各一方有靈鶴兮  
翼以張不辭憔悴兮駕尔橋梁東方易曙兮心惶：浪跡十年  
兮今始還家十年兮凋朱顏美人美人莫淚彈我心匪石強自  
要後會過：兮期應難雲漫：兮日無光山川幽黯兮沙飛揚  
朔風勁而鴻雁各翔秋心悵復悵斷秋肝腸余若以五律  
日鬱：走湖海孤衷孰与司甘心推足不結契始再中肺腑明  
明見精神息：通夜深咽苦茗情話頗難終漸覺難為別高吟  
變徵聲似將長恨曲弔秋不平鳴啼美驚賦獲艱難見友生近

羊腔血少粗解悔多情強惟出西郭旅：隔銀河有女心偏巧  
相逢恨轉多低聲傳繾綣斜睇許摩挲都有提防意聰明奈爾  
何竟夜不臥寐卮鏡貪紀詩忘情雞唱久著意鶴眠遲戀此論  
心地儲為憶舊詞丈夫輕万里莫漫苦天涯

夢目生既以范氏子假余乃專情於如意自是竟無日不遇吳  
趨坊或伺其曉妝或邀与共鏡纏綿宛轉如意傳情她回慧一  
一領畧之余感其讓亦無不將順雖長途与風雨及深夜皆与  
之同跬步不少焉有時共宴其地姬慮人言或不便戒余勿竟



招他人屬其妹曰才寶者待余飲并屬婢以河招亟意因施余  
姬乃尋与生盡情賦暇夏慰問余可謂周至

才寶年十五色藝亞其姊而双鈞甚纖夏慧甚意稍動即知之  
固不待人言也調粉脂作入時妝亦自合拍頗不甘出其姊下  
欲隻身去海上是亦大有志其母憐其穉未之許姬知余等來  
海上深羨之瑣々詞詞可狀并達已意余深為之悲

夢可生別陸姬後每不能釋裏一日報余曰陸姬善且至并寄  
甜蓮實寫其書情誤于詞絕好書記才中有句云蓮子味苦糖

以甘之出自青樓殊不易得生為之心碎者數日附書轉慰之  
且達近情曰蓮子無心苦已入骨壹覺凄然

余与范氏子投非不契結意外緣情節更离余与生且多不解  
更何堪告他人適与内弟醉日些主作永夜談弟已有所聞墜  
向狀少、道其異弟大感動次日及午邀共訪至則烟水濛濛  
張航竟不可得河干痴立久之方回故如梦令曰空望銀河浩  
漫不見玉人倩盼翠武解郎心苦、替他聲喚鴨聽聽聽今夜  
怎生能回



醉日些主既以事先回余信步訪夢月生暮烟初起遠鐘乍鳴  
通雁三兩呬呀天上悲裏愛不可過既造生適有携古琴謀售  
于生者生憮然曰此調不彈蓋三年矣請為君強鼓之未終闌  
徵聲忽不調若裂帛旁昵余曰君其又有悲乎余告以故生為  
推絃起出擬香山廢琴吟曰昔有香山吟或是梁子琴不碎絃  
上聲其聲淡且清世已渺貴音飛鳥相和鳴白雁喉九皋鳳皇  
鳴于林淒淒之中音良助余悲心不願學胡箏以悅今人情讀  
竟覺飄：有仙氣宿恨竟為之消

夢月生邀訪殊月卿相將去數里許迤邐至柳巷繞巷街達麗  
娃鄉頗艷其居入門櫻絡一株垂蔭滿庭曲柝盡數重敲雙門  
老姬應聲起啓扉夏閉若不數生為通姓氏姬慍然自內出道  
別逸事姬優於色而深于情惜之病遲夏嗜阿芙蓉膏年才十  
九而憔悴若三十許人殊不自惡

東月至倉橋欲訪范氏子作長夜談至母先見桂卿侍母坐心  
乍安既坐且久仍未見踪迹不覺長歎桂母嗟然笑桂從而和  
之愛不解亟詢之則適為他客招飲于城外生憐一見竟若此



難度然欲臥夢日生飛騰要其回及城已閉大恨。桂母縷述  
其家世始悉藉錫山父若母均不治生產去年父逝世母率小  
兒女僑懸橋巷招次妹曰方兒者居某氏家且貧甚媒欲見其婿匿  
水先數羊母為論昏於其鄉某氏業農且貧甚媒欲見其婿匿  
不出久之倩其猶子代蓋可知矣招有所聞變。不能勝以其  
情告桂母未畢已感。不設聲桂母哀之為言于其母。向孀  
又無知不敢納其策招以是日益悲苦至則強催余聞而心酸  
亟口呼負之披衣竟去得高楊臺悼之曰恨我來遲城鄉行速

可知緣分終無又一遭兒痴情深費躊躇青衫官袖東行西若  
殷勤端為慈烏痛明珠已足羅敷采甚蕪蕪天生缺尚知多少  
但飄茵墮溷最令心酥何況鍾情近來偏在吾徒過。高懸橫  
塘路皇城西烟霧模糊且前除便許相逢能教何如

江夏生移家海上行有期余置酒張航為生餞借夢日生先吞  
初見招心已不能硬招苦道歉情悲若不自勝并言前得接即  
飛燕行及水關竟不能入棧。返一夜依回達旦不曾合眼  
嗟。此言何堪再入余耳生既來余思念絲她欲脩書招出蝦



讀篆學袖為余研新墨書既成四生朗聲誦招默聽若有所感  
半體輕佻久之不起有時斜睇倍覺纏綿情不自禁不復防嬰  
武矣

既宴桂卿如意分得余与榜月生如意回奇點絕口不復道喜  
齡日頻：視招：遠嫌故不与余近余感其知自重亦不復挑  
酒數行各道別後事余即席成人目圓詞曰笙歌重奏傷心曲  
嗚咽不成聲勝遊難再前愁攜起隅坐調羹人生大抵東勞西  
燕風繁雲萍痴皇或名空憐薄命司此飄零書示座中人竟有

為之泣下者

如意去江夏生側身卧作石雲吸霧態轉竟榜月生則已先外  
出并挾桂卿坐船首絮：話不休意深恐余等不便者可謂大  
解事然感則生羞：夏成敬交故吳安轉而起愁惱心憂懼心  
半响之中七情迭換並對不能道隻字久之低首詢余違期聲  
漸：幽隱約不可辨視中怕竟點滴溼余恠恨者再倚聲慰之  
調寄阮郎歸曰宵闌瑣：向違期悽然双淚垂思量翻悔繫情  
絲天空羨鳥飛老窠窠中迷處長亭聞馬嘶不多時別報知



背人休鎖眉

愛漏過半梢。然通夢。月生執巨燎。導余行路。少人迹。雞犬陸  
續鳴。若慰寂寞。西星殘月。黯淡掛簷上。生口吟曰。怪。泣路歧。  
淒然各有思。空彈國士淚。鎖到美人眉。夢裏情難總。詩中淚自  
垂。管今尊石。郵無夏。沈宗之。余依聲而和曰。無奈漸臨歧。宵泥  
說綺思。怕人提薄命。為秋感。双眉月冷。樹初睡。霜多。若自燕前  
逢。同雪近。頭。向何之。

既造逆旅。出火酒。煮新茶。于小銅爐。薄而火猛。不半刻。茶已  
熟。入口。薰。然通體。溫矣。生復索為詩。仍用前韵。成七律。贈之。  
曰。後會茫茫。似路歧。愛從何處。門空思。分明交易。許同瞻。領畧  
都疑目。与眉未必黃。初真有用。可知青眼。不輕垂。口頭薄倖心  
頭說。苦熱天涯。兩牧之詩。或生為叫絕。視窗牖。已登白矣。

夢月生。夏招飲。如意。處如意。適將他往。不欲以草率。畢乃事屬  
小坐。候其回。方開宴。余念范氏子。語生曰。乘此先一行。亦良得  
生可之。去則航有宴。坐余二人。小舟中。范取茗壺來。促膝絮語。  
并芝影。相期久之。不言去。舫中客。焦燥殊甚。悻悻。聲幾達于外。



既別范立船啓送客激以語范不對高聲說恨：范向和以不  
作惡語且示疾聲令脊此客未必知慚余用愛生感

偕返如意霎時候云回光取鬢華贈生并及余若以是道歉者  
且出其鷓妹曰小如意者坐生哀舉巨爵勸飲生意為之醉小  
如意才十齡秀楚眉宇逸超之佳假以五年不患不与河姊爭  
辭價近始學度曲若天授并聞能登臺演補調善剝劇日漸：  
合將門有種信不余欺

晝夜失眠恆苦早起推枕向外全烏已到天中矣念影相約急  
趨陳氏樓知尚未來心稍定陳粵人余与操其鄉音妮：不倦  
茗三四爰暮色臥次至夢日生顧余笑曰休矣有約不來將夜  
半矣何弗造其居與向罪師遂相率西去既登舟范慘然異往  
日狀戚：道歉情視眼圈漸暈柳老色向之不能答一字阿寶  
親來使舉以告余盖范母催還遂至失約范与寶耳語依不可  
聽畧聞言還家即此粗布服且必愛余不思知其詳偕生返舉  
酒澆胸萬逾三刻而詩成曰漫說不平事銷愁酒一危醉來尋  
夢好或許訴情痴見由難為別低頭若有思雲萍与風絮珍重



各天涯

阿寶揚州女不知其姓氏年十五眉目亦不惡惟各藝既不精性又甚莽坐臥俱未能合度舟中隙地少長袖善舞殊非其宜社母等憐其幼不過責寶亦絕不解稱義亦不足多者

影相故范舉以告疾趨陳氏樓索玻璃片照之倚几立仰首作遠皇狀頗神似即倚念奴嬌頰為之題曰幾多酸楚正凝神豈遠茫茫前路有甚出奇才與貌爭沈紅顏天妬一茶媽然雙瞳清絕最動人憐處可能無恨近年消瘦如許負之老落若開都

由命定痴恨終難補洗盡鉛華羞對鏡痛惜入時眉娥乍關還啼多喜少樂不但傷遲暮畫圖持贈金鈴願與珍護俟裝成當研泥金書之罩以緋紅蟬翼紗慮其凌風忽去也

夢日生者如意者且深幾移志可航者忘之姬則乍焉乍即情景在百無向不與人以可測且徵歌者趾相接有時盡攜樂具去作當筵之舞不旦不尋還：僅臥時許理髮作晚妝：未畢紅髮紛：至飛輕軒遍過所與權及暮則又登歌場演舊曲入畫卜夜意若無所苦生既以罕見故每恨之及見則又憐苦勸



之姬揚、你得意狀生為心冷然終憐之示意於喜齡屬轉達  
余曰姬解人亦可憐人行止既不能自主惟多得纏頭資博老  
人懽或滿壑遂得飄然去其用心良苦既與生善又慮其病因  
就之而復推之其伴作不解者慮酸生之心且以觸己之悲也  
誰謂弱女子不具大知識生聽畢不覺為之解頤

吳門盛行髦兒戲縉紳家宴富商賈耀其多財偶遇喜慶事或  
壽誕佳、召女伶作長夜之樂燈火迷離竹肉叢雜謔浪共傲  
以為樂戲值不甚奢海上一酒資此向即可盡夜權物亦甚不

豐諸伶終夜舌乾燥得不過三五全往日蘇幫亦有之近則為  
淮東獨步余與夢月生皆好歌然不意聽女伶謳憐其弱也以  
故教遊吳以來一睹况狀謀

余行有期夢月生亦將還石港生憐勞燕東西代飛計聚日之  
漸稀每顧影而不樂於夏日則謀共醉夜則求共對倦則思共  
睡寒則時共慰依戀語勸勉語推心置腹語啼哭聲吟誦聲淺  
斟依唱聲無日不備無時不備匿關於臧獲取嫌于憐舍不顧  
也別為之雜回如是耶



范夫子欲留別送思刻期為余繡羅帕又以烟筒銅香觸手寒  
製帶圍襯絲綿以製之酒闌人散針線不去于夜過半猶不休  
越三日而遂成出以贈余且囑且憐不復能作謝桂卿為言  
宵深苦繡四手撞若僵爐火漸熄呵指而為之若情深矣君睹  
物莫忘之也余曰唯：

夢月生邀佳刻如意至則闔家又出老嫗應門詢所之曰演  
劇去詢遲期曰反明當自返何項：為生憤：幾欲揮老拳余  
強之去倉橋歌管聲燈水上蓋有宴所中者仍坐小舟中甫定

范奉桂侑酒返言暖甚晚輕裘置余側蓋已沈醉矣桂過航周  
旋座上客范偃余臂卧忽起問余曰君知余樂乎悲乎無以應  
又曰余能強自寬依人苦君知之恐未盡其詳請約畧言之歎  
輩佐老枝過多而功少且功不可居過則即欲辭而多口亦終  
不能勝余于橫逆矣應之譏刺腹納之孤枕可積淚不洒向人  
也害至即強憤不示人悲也戀桂不他從慮背義也安命不自  
傷慮逆天也余曰好為之當不終為薄命人范由壁以之曰得  
終免行也即大幸言至此幾不復敢聲航中客初散寶散但過



談夢月生聞范言行坐俱不耐先過祓范辭固未畢見生起即  
亦但余行霜痕重二板殊苦滑稍不經意左足竟入水范乍見  
酒遽醒極聲呼舟子掖余起鞵履淋淋范大情動亟投爐火親  
手熨貼焉余竟忘苦轉又生憐倚解珮令紀之曰十年尋夢千  
金訪美對人言放膽誇滄海更雲白雷竟西一深情難解出行  
泥自然瀟洒不分脂粉不分血淚清衫水痕同在睡鴨頻添  
雲纖手鬆衣寬帶這心情可教人耐范焙衣時無意中露其小  
名蓋河圖也余因此空觸破鏡事

師竹此主設肆五都市聚鼎彝寶器而出入之藉以周市人利  
余患貧且無買酒資出潮州黑晶鏡將以取其值報意中人謀  
于師竹此主首肯焉議將成竟為破其一告于余且哀之此鏡  
為碧琳瑯館主人贈本不可棄欲圓不圓遂成破鏡分明惡懺  
于主字何尤

碧琳瑯館主人楚之巴陵人洵尊甫官粵東貴介子而恂恂若  
儒生藏書甲東南數行省主人口讀而手校所文不少間以是  
日業學重一時余晤于潮州定文字交肝膽照人不可一世臨



別出品鏡見脫耳言曰晶象君明鏡視爾元遠聚一室永此團  
圓今破自惡儉非特絕伊人且深負良友思之寔生余恨也師  
竹竺主又惡得無尤

吳俗好自下見生人往呼之為尔以示謙相沿或爾亦殊不  
惡遊俠兒走馬巷叢欲得諸姬惟竟有呼某尔某尔以取媚者  
桂與圓頗羞之且甚輕之其見地固自不同余曰叔愛作淑則  
得體因字范氏子曰圓淑

余與夢月生既難別圓淑亦頗不惡余西人寓啟之河內船各  
何之并為生苦盡余仍同數日行余良不忍却且崇暮計亦無  
遠行還家或且少樂事快友同舟話長途風雪夜采酒醒相與  
作追憶語期長毋相忘亦良得乃定計作京口行

既登裝夢月生邀再別如意至則座上客已滿應接大忙生鼓  
聰聲坐理不覺一聲余顧如意曰若行有期卿勿忽此時也姬  
已畢所聞場之如平時生即欲行姬忽慙然曰休之又絕口無  
他語余念圓淑急率生去生又臨立者再久之始放行  
行：至倉橋伫立橋頭夕陽柳半山雙淒涼色遠皇每次圓淋



獨立檐門外着青縐窄袖裘下襲玄色細折裙垂左手右則擎  
素袖撫翠葉蓬或撐手搔髻卷面潔白若雪唇薄染胭脂頰似  
鶴頂耳仰首數遠鴉若動遐想痴皇久之疑藐姑仙子云凌波  
狀供送入入畫圖側身而西夕陽適射眼：為之發忽見余四  
人招以手隱約聞嬌喚聲下橋縱容去

既造河干舟子畏寒未遽出圓淑回久候援以纖手余等遂浮  
登手指冷若冰頗哀之默然察其色則又怡然若忘所謂苦坐  
定茗初來互酌焉柔櫓焚歎乃聲緩：行且肩倚琉璃窗皇岸

上樓閣數去來舟水光鬢影掩映若畫聲咳聲洵意出則雖有  
好畫師亦苦難着筆岸上人竟有嘖：稱羨者

出金閘門迤西至三擺渡河漸寬洄舟行綽然眼界胸襟為之  
一開兩岸層樓影照水次圓淑忽顧影發太息聲向之曰余小  
膽每遇濶水往往嫌孤影搖蕩若不能自主西行約里許附城  
民居漸少荒火高：自饒野趣忽指荒刹示余曰此非大王廟  
乎以是知其畧識字

既次南濠縹烟四起行舟漸稀計其時近黃昏矣張翥本不巨



泊余舟旁僅及腹初將過舟陳設殊有致圓善冠之所已然漢  
曰願相以余曰范大夫扁舟載西施遊五湖自是豔福然吳宮  
未沼館娃宮新苑雖有心亦難如願倘假之緣請俟他日可乎  
圓不若垂首敬歎倍覺淒然

圓淑莊而婉靜而誠與人以可親不與人以可狎調笑無所用  
其避輕薄無所施其技是能於汙泥中參蓮花禪者夢月生醉  
遂或拙之圓不為動宛轉依回妙於趨避大方家數也聞於不  
耐時搗双手作呵：聲尤令人生恚

桂母治酒為余二人饒夢月生終不能忘情如意州將招之余  
曰未必來生未遠信未幾竟絕望生如醉如痴忽啼忽笑不數  
爵曠：然醉：且睡：且淚余醒以語不能解桂動以情不能  
解桂母恨之道如意薄倖圓淑俠：說夢日苦境余曰皆未知  
生也生之悲則悲如意悲可耐也生為之收淚起

既宴桂卿撥琵琶作陽關三疊曲余誦會真記長亭全闋愛杯  
迭換水波不興星斗亘天霜華滿地長歎者數矣者依頭不語  
若柳絮而磊落慷慨而悲歌若英雄兒女萃于一時離合悲憤



盡于今夕我獨何修而與此會我又何辜而處此境耶仰是青天但有太息

偶檢行篋得三十小影撫頭顱漸有老大感正欲棄之忽為圓淑見堅不許祕摩挲者久之余慚形穉且不忍唐突圓着唇齒又不遽釋手但連：曰甚似甚似又頓：詢海上居地又恐忘出小窠屬書之又殷：問還期桂母視之久矣向余曰若影相十日當即成：即付寄書郵君何得無以答之竟挾小影嘻笑去又回顧圓可先為爾珍藏也圓不覺所然

余與圓淑見先遂凡九次忘其色重其德憐其弱苦其節初見即心相許愈轉而愈深竟若海可枯石可爛而此心終不可移者種：支離不可思議計蹇修於夢月生：情種有俠氣與余交復深盱眙且共之何況美人倘圓淑是紫雲未必不舉以相贈令雖無可圖且時欲作黃衫客心可知矣桂卿以忘圓淑故且解人作合猶屬意中事桂母老矣四眼孔惟知黑白物向夏有弄客名歌於余二人則竟改其初若憐之又若惜之且夏羨之若深恐其不懽者因果歟夢幻歟余烏乎知之桂母之所為



則請以一言繼之曰誠能格物

夜色過半不寐僕寐童僕熟睡寒雞忽鳴事急矣聚少矣嗟  
惡聲何相逼耶余不思復視圓淑但頻顧夢目生而愛之以聲  
曰唉又連之曰唉欲作第三聲咽不復能出生亦不能答轉喜  
喜視余與圓淑圓淑竟亦不能答同座默然約三十分時寶不  
解且不耐堅詢余何故余痛哭老老曰曰逼憐小兒女未解  
憶長安又曰視寶而諷之曰得好休便好休其間何必苦追求  
生不覺狂笑桂母乃先率阿寶去

二淑既各有所戀喋口不言去且亦無倦容左之右之各有所  
之聽之語之若甚悲之星眼初垂雲鬢乍釋余把鏡為之理髮  
妝慢傍良久依聲曰賴輔汝半晌今溫吳夢日生詩才殊敏伸  
絃作樂府四章紀之曰後事茫茫不堪說虎邱都是傷心石送  
別便成別西三星斗明還滅英雄共淚低頭拭闌門之波碧無  
色燭盡香消不能別聽雞聲方東方白楓橋之楓方尋如血心  
成結人生不過鴻泥跡茶瑞酒盡盡今夕朝風何酷烈寒氣鎖  
人骨慘將別方改顏色望蒼天月易日遠鐘出寺催人別章



衣欲說，不出嚙珍重，音頓塞。似此良會，難再得。襟頭灑  
慷慨，激烈，彷彿易水悲聲也。

詩既成，夢日生，詞吟不絕口。圓淑聽之，悲數日。目視余若深恐  
余之示弱者。余陽寸寸，繼不忍以吟誦故負此。有限時，索不動  
圓淑，忽欲出船，首探東方色。余尾之慮，霜重板滑，頓艱行。或扶  
持之也。立甫定，曉鐘鏗然鳴。水投刺有聲，魚早起，接浪若睹人  
影，洋洋然去。圓淑已有所感，勸余及早過，設之。定後見期，且言  
司雪天寒，善自衛。如此私語，且不願令他人知。殊可謂深心矣。

興忽解成，滿江紅詞曰：真個令宵，聽更漏、聲聲。酸鼻悔當初，為  
愁別苦。不曾準備，照水教留兒女。鬢隨風、痛惜英雄，淚梢孤燈  
慘淡。不以元同憔悴，添歎炭燒心字。對鸞鏡、嫌脂膩，便安柁裏。  
枕如何能睡，執手且將名姓，換回頭。翻恨前氣，使猛鷺心無奈。  
曉鐘催寒山寺，夢日生見之極。口謝不及，圓又若忻然。

東方漸白，舟行較多勢，不可再留。圓淑呼其母子起，余與夢日  
生攜手送之。過船，桂母夏披衣起，作殷勤語。圓苦倚船唇不  
遠，內余等數促之，竟不應。朔風逼人，曉日不暖。余齒幾次作戰。



聲余面自顧，血色回視圓。淑竟獨立，仍未內無已。掛片批毅  
然行期速，淑影以之噫。聲似猶在耳畔也。

枯坐舟中忽，若失夢。目生亦夏，不能作。惟語就榻，妃榻上假  
寐時許，宿困初醒。追念舊遊，悲不可釋。封家姨大解事，焚打頭  
風故違，其行惜烟水茫茫，不堪回首。耳成悵，悵詞十二章紀之。  
時山酉十一月三十日也。詩曰：布帆一葉向金閭，勝友論心興  
倍長。杯酒可能澆，魂壘望歌深。悲楚涼偶逢，薄命驚初面。棧  
綽羈，裏各盤腸。多謝天邊好靈鵲，殷勤為我駕橋梁。天生枳棘

菴樓鸞傳說，深宵淚不乾。偶憶家山先，騰落乍聞鼓樂已心寒。  
堤邊豈必能埋恨，蓬上居然解強擔。莫怪牽縈，縈衣戀最難。消  
受更雲蘭，一自相逢心已灰。那堪青眼竟，憐才散汝縱許通辭。  
去濁酒何曾解，渴來未免有情任。嘲笑不多留，意又依回依人。  
各有酸辛恨，強作圓旋雲可哀。顰笑從來解自尊，失提防處耐  
思存。憐余骨格，憐卿命比日聰明。比玉溫始信多情，徒結恨不  
能真個也。銷魂臨歧，別有關心語。珍重衾頭血淚痕，一種淒涼  
託枕中。細將情緒訴天公，願甘作嫁知安命。衣怕薰香護守宮。



不羨紅裙嬌色好，除非蓮子苦心同。五更寂寞向愁歌，流水滔滔尚向東。十年踪迹各浮沈，辛苦人間得賞音。如此纏綿宜小別，再能體貼恐難尋。死來比翼原須福，醫武前頭怕有心。依勸背人莫惆悵，一回憔悴一回深。也知福慧兩難齊，第一飄零最怕提。頗似天孫常獨處，幾聞倩女不悲啼。各將心血酬知己，何必因緣託小妻。苦憶畫圖親手換，此中端的見靈犀。眼波清奪慧山泉，認是蓬萊第幾仙。弱水憐卿終泛泛，小名泥我記圓圓。明知缺陷無從補，暫作句留亦有緣。慚愧年來苦奔走，不曾準

肯買老錢，竟以醉後吐真情。裏餘音聽未清，才覺酸心。思所地已闌，失足為傾城。勞他纖手添爐火，賺我鴛鴦暖酒觥。生怕天涯不相憶，水痕襟上記分明。繁絲急管奏驪歌，星斗無光水不波。後事苦憑盃，浦隄新愁鬆別遠。山螺些時，照守情尤戀半响。痴迷恨變多偏，是寒雞催早別聲。替我唱如何別恨重，壓虎邱夢魂猶未返。扁舟昨宵，勝會疑天上。此日前程，聽石尤故把全身向船尾。似曾雙眼在峯頭，明朝更比今朝遠。一度思量一度愁，回首依然水一條。可堪燭冷香消重，來去必傷摧。



復再世還期赴河嬌都有心  
所呼負、竟無緣分枉朝、芳魂  
他日芳相告好為卿、賦大招

一枕曹瞞睡味正好舟人忽大聲曰  
抵無錫矣擁衾急起則慧  
山影適从窗隙過清光照人衣袖映作碧色帆影不留如景遂  
遇村樹錯落雞犬交鳴念終后此亦夏不惡思見三五農夫盡  
綴短浹衣力役風日中面面黧黑手指粗若藤腫木出一語既  
不可解且聾、作牛鳴夏不感慟或全縷曲寄圓淑詞曰竟与  
卿、別睡昏沈無端驚起曉窗殘月指點慧山剛在眼觸致胸

裏鬱結且替漸低聲嗚咽如此因緣真不耐愛何堪已把佳期  
決為擊破唾壺缺前宵權會休重說稍無聊尋衾覓枕冷都似  
鐵浪迹天涯遠路遠獨自忘生要貼况過了小寒時節香篆成  
灰華燭暗坐孤舟嘔盡心頭血双鯉去道畿渴

夢月生讀余詩詞畢辭色若有憾意似怪余之無所贈者因口  
占七律既之曰西、心情戀逝波今年詩思為君多每裏屈子  
吟天問痛哭王郎斫地歌敢把所賜結生死可堪辭肉漸消磨  
預籌他日臨故事向却金焦不思過又登韻寄圓淑曰愛不能



忘是眼波何須惆悵  
卿多偏每易受他鄉  
感錦瑟空彈子夜  
歌桃葉因緣原是  
幼菱花黯淡懶重  
磨相期莫漫傷遲  
暮二日  
春風載酒過

夢日生長於古歌  
近體中所作亦不甚工  
自言見余惆悵詞  
機變為之塞越兩日  
而次韻成詩曰七年  
踪迹寄滄波海上逢  
君意氣多客舍烹茶  
同夜話旗亭賭酒賽  
高歌已將肝膽盟生  
死愛把詩詞勸琢磨  
他日不飛囑珍重嶺  
頭惆悵白雲過又用  
前韵倒詠之寄張淡  
西姬曰夕陽西下雁  
南過舊恨新愁四不

磨海上為吟梁父曲  
吳中猶記雪兒歌  
誠知金屋營非易  
纔到陽關淚便多  
今夜扁舟何處宿  
茫茫烟月墜江波

河常州時已暮思  
散老室主人同夢  
日坐徒步訪主人  
與余等皆有葭草  
誼余則童時即識  
之別久思深亟欲  
一握手為樂數  
訪始造其門長郎  
出應門問主人則  
於前一日去杭州  
入內作寒暄語主  
人婦奉其母養老  
病母聞余來扶病  
下樓話別來事  
撫念今昔相與淒  
然主人婦與余嫂  
為姊妹行皆工畫  
今余嫂已逝世母  
之悲其烏乎能已  
夢日生久候不耐  
始共憺之回



次再繞口先夢月生登陸暮色橫空際四岸高若阜宿草爲  
童子出星火作野燒朔風助之烟乃四起漫步江干聊遠去遠  
帆焦山隱隱潮聲涵正動遐想忽有浦浣衣杖輿請行且至  
若蓬之則生亦追踪至相与遠視村樹窺日力巨魚噴浪波爲  
之躍詩興忽來坐蘆灘上醉白馬大江東去浪悠々暮回首斜  
陽起暮愁願把夢魂共孤鶴主且把名利伴閒鷗六朝興廢同  
棋局客一水蒼茫理釣釣莫悵鄉關漸蕭瑟主二分明月在揚  
州客詩或生夏學末句夏邀作廣凌遊未遠應也

既返舟夢月生出陸姬所贈白玫瑰酒相對飲未幾竟醉倚船  
唇眺新月一鉤纖客愈念圓主因疊韵寄之曰冷清々地恨悠  
々新月分明照綺愁不寐慣驚天羊雁無倩翻羨水中鷗泥他  
比翼栖沙渚弱羽傷心放帳鉤苦把痴情向潮信可能和淚寄  
蘇州

夢月生向不知倚聲見余詞忘不釋手讀不去口夏風綺情欲  
為之余亦以譜竟成二闕頗有意致生之慧殊大可惡惜分飛  
感懷云灑酒臨風同一哭溘絕波聲繼續血淚書成幅銅琶鐵



被江東曲皓目無光以不綠乍聽沙鷗撲浪真個合宿獨草橋  
霜夜孤舟宿長相思寄陸姬云短相思長相思如此相思漸不  
支慊、報爾知睡如痴醒如痴、到星沈月落時黯然還自悲  
假以學力不患不獨步江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